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

学术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FFP2/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学术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ISBN 7-100-02322-X

I. 庆… II. 中…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893 号

QIĀNGZHÙ ZHōNGGUÓ SHèHUÌ KEXUÉYUÀN
YÜYÁN YÁNJŪSUǒ JIÀNSUǒ SÌSHÍWǔ ZHōUNĀN XUÉSHÙ LÙNWÉNJí

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学术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322-X/H·618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5 千
印数 1 000 册 印张 18 1/2

定价: 24.60 元

主 编：侯精一
副主编：徐 枢 施关淦

目 录

打字与腾字	李 荣 (1)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刘 坚 曹广顺 吴福祥 (8)
说“麼”与“们”同源	江蓝生 (18)
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丁邦新 (32)
中古汉语鱼韵的音值——兼论人称代词“你”的来源	平山久雄 (39)
李清照《声声慢》舌音齿音字数目考	单周尧 (50)
中古音之后的早期阶段入声的舒化	陈重瑜 (53)
由“实用”二字引起的一点想法	张志公 徐 军 (61)
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	陈章太 (63)
我国古代辞书编纂中的学术道德传统	董 琪 (71)
语文化性词典的词类标注问题	孟庆海 (79)
汉语词语的文化内涵	陈建民 (83)
《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	
——《尔雅》的文化学研究之一	许嘉璐 (90)
《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	古屋昭弘 (101)
《世说新语》中的副词“亦”	张万起 (108)

谈六朝史书与词汇研究	方一新 王云路	(116)
现代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词理据与古今汉语的沟通	王 宁	(125)
“者”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	袁毓林	(132)
程度副词“怪”用法的演变	晁继周	(150)
汉语造句方式	李临定	(154)
语法和词汇中的意义真假层	刘叔新	(162)
关于语义分析问题的思考	刘焕辉	(176)
与“在+处所”相关的时序问题	蔡文兰	(187)
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	张伯江	(192)
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从“者”、“之”		
分工谈到语法类型分布	余蔼芹	(200)
北方官话里表示可能的动词词尾“了”	柯理思	(211)
编纂方言词典时电脑程序的运用	熊正辉	(225)
福州方言时体系统概略	郑懿德	(228)
江西婺源方言的语音特点	冯爱珍	(240)
从声调与乐律的关系提出普通话语调处理的新方法	吴宗济	(243)
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	林 煦 沈 炯	(259)
声调、音高与基频	林茂灿	(270)
天津话轻声的语音性质和音系分析	王嘉龄 姜 晖	(279)
后记		(288)

CONTENTS

Two notes on etymology	<i>Lǐ Róng</i> (1)
On certain factors in Chinese lexical grammaticalization <i>Liú Jiān, Cáo Guǎngshùn, Wú Fúxiáng</i> (8)	
A discussion on the etymological cognates Me(麼) and Men(们) <i>Jiāng Lánshēng</i> (18)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i>Pang-Hsin Ting</i> (32)	
On the sound value of the rhyme class Yu(鱼) in Middle Chinese, with reference to the origi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Ni(你) <i>Hirayama Hisao</i> (39)	
A quantitative survey of words with apical and dental initials in <i>Shengshengman</i> (声声慢) by Li Qingzhao(李清照) <i>Shàn Zhōuyáo</i> (50)	
The early stage smoothing out of the entering tone after the Middle Ages <i>Chén Chóngyú</i> (53)	
Some thoughts related the word “practical” <i>Zhāng Zhìgōng, Xú Jūn</i> (61)	
On the lexical standardization of Putonghua <i>Chén Zhāngtài</i> (63)	
The moral standards in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i>Dǒng Kūn</i> (71)	
The marking of parts-of-speech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i>Mèng Qīnghǎi</i> (79)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Chén Jiànmín</i> (83)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fication in <i>Erya</i> (尔雅)	
——A cultural study <i>Xǔ Jiālù</i> (9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i>Zhengzitong</i> (正字通) and its author <i>Furuya Akihiro</i> (101)	
On the use of the adverb Yi(亦) in <i>Shishuoxinyu</i> (世说新语) <i>Zhāng Wànqǐ</i> (108)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lexical studies	<i>Fāng Yīxīn, Wáng Yúnlù</i> (116)
On the motivations of disyllabic words compound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its link with Classical Chinese	<i>Wáng Níng</i> (125)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of Zhe(者)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i>Yuán Yùlín</i> (132)
Changes in the usage of the adverb Guai(怪)	<i>Cháo Jìzhōu</i> (150)
The forms of sentence making in Chinese	<i>Lǐ Líndìng</i> (154)
“Truth and falsehood” of the meaning in grammar and lexicon	<i>Liú Shūxīn</i> (162)
Reflection on semantic analysis	<i>Liú Huànhuī</i> (176)
Temporal sequence and the “Zai(在) + Locative” phrase	<i>Cài Wénlán</i> (187)
On nonreferential nouns in Chinese	<i>Zhāng Bójiāng</i> (192)
Attributive and nominalized constructions in the Kaiping(开平) dialect of Guangdong(广东)	<i>Anne Yue-Hashimoto</i> (200)
The verbal suffix Le(了) as potential complement in Chinese northern dialects	<i>Christine Lamarre</i> (211)
Computer program application in the dialectal dictionary compilation	<i>Xióng Zhènghuī</i> (225)
An outline of the tense and aspect system in the Fuzhou(福州) dialect	<i>Zhèng Yídé</i> (228)
Some features of the Wuyuan(婺源) dialect in Jiangxi province	<i>Féng Àizhēn</i> (240)
A new method of processing Chinese inton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one and melody	<i>Wú Zōngjì</i> (243)
Phonetic difference of finals with the retroflex element in Beijing dialect	<i>Lín Tāo, Shěn Jiǒng</i> (259)
Tone, pitch and F_0	<i>Lín Mào càn</i> (270)
The phonetic properties and phonology of the light tone in the Tianjin(天津) dialect	<i>Wáng Jiālíng, Jiāng Huī</i> (279)
Postscript	(288)

打字与臘字

李 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一 打字

1. 慧琳与《切韵》系韵书“打”字的反切

李涪《刊误》批评陆法言《切韵》说：“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洪诚 1982《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刊误》172—173 替李涪辩护说：“他的吴音说的理由，可能同于时俗的误解。但是仅仅根据错误的籍贯，是不会造成‘吴音’说的。慧琳已具体地指出《切韵》有吴音。”洪说貌似公正，意思是李涪的错误错得有理。拙作 1985《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85.1—9），着重讨论李涪对陆法言《切韵》的三项实质性指摘。这里只说两点：一是慧琳与《切韵》系韵书“打”字反切的异同，前文已提；二是“打”字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有新的语料。先说第一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云：

打，德耿反，……《说文》从手丁声也。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大正藏五十四 350.1）

《切韵》元本已佚，这里列举《切三》（S2071）与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简称《王韵》）“打”字的反切。就收字多寡与注解详略言，《切三》在《王韵》之前。据唐立庵先生考证，《王韵》撰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即公元七〇六年。慧琳《大藏一切经音义》撰于唐德宗建中四年至唐宪宗元和二年，即公元七八三年至八〇七年之间，远在《王韵》之后。

《切三》梗韵：打，德冷反，又都定反，一。 冷，鲁打反，又鲁定反，一。

《切三》迥韵：“顶，丁茗反”小韵无“打”字。 冷，寒。力鼎反。

《王韵》梗韵：打，德冷反，又都行反，击，一。 冷，鲁打反，又鲁挺反，小寒，一。

《王韵》迥韵：打，击。丁挺反。 冷，小寒。力鼎反，又鲁打反。

《广雅》胡文焕本三 3：打，曹宪音鼎。 玄應《一切经音义》六 266 打，音顶。

《切三》“都定反、鲁定反”，“定”字均为“挺”字之误，大概钞手全浊上去不分，把全浊上声字写成去声字。《王韵》“又都行反”，“行”字亦为“挺”字之误。这些错字的改正都有迥韵字为证。“打”字《切三》见于梗韵，迥韵一音列为又音，《王韵》始两韵兼收。慧琳音义“打，德耿反”，唐人庚二等、耕两韵（举平声赅四声）常不分，德冷反与德耿反同音，就是慧琳主张的

音。庚二等、耕两韵不分可以举一个例子：“瞪”玄应直耕反，《王韵》直庚反。玄应撰《一切经音义》在唐太宗贞观之末，即公元六四九年。

玄应《一切经音义》(丛书集成)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卷五 230：瞪，直耕反，《埤仓》直视也。|卷七 322：瞪，直耕反，《通俗文》直视曰瞪。|卷二十 923：眙，治媵反，《通俗文》直视曰眙。经文作瞪元误从月旁，直耕反。[眙瞪]二形通用。媵音以胜反。(荣案，《王韵》證韵：“眙，丈證反，直视。”《广韵》證韵：“瞪，直视貌，陆本作眙，丈證切。”“治媵反”音同“丈證反”。玄应以为眙瞪二形通用而音不同。)《王韵》庚韵：“瞪，直视。直庚反。”耕韵“橙，直耕反”小韵无“瞪”字。

“打”字《切三》与《王韵》德冷反，慧琳德耿反，实质上并无差别。问题在于慧琳没有看到《切韵》系韵书“打”字德冷反，又都挺反；慧琳指摘“打”字“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要点在于慧琳所说是否可以验证。就现代方言而言，“打都挺反”在已经发表的吴语调查报告里未见有反映，“打德冷反”倒是与吴语密切符合。

曹宪《博雅音》“打”字音鼎，玄應“打”字音顶，鼎顶均都挺反，慧琳指摘都挺反是吴音实在可疑。辽代释行均编的《龙龛手镜》(四部丛刊续编)本上声卷第二：“打，德冷反，打击也，棓也；又江外音都挺反。”《手镜》序题统和十五年，相当于宋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比《大宋重修广韵》早十一年。“又江外音都挺反”的说法，也许受慧琳音义的影响。

2. “打”字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

现在讨论第二点，“打”字的反切在现代方言里的反映。“打”字的音韵地位要放在梗摄的范围里才能说清楚。拙著 1989《南昌温岭婺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中国语文》1989.416—424)，与 1996《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方言》1996.1—11)，都讨论过这问题。本文主要以吴语平阳县城的平阳话，与赣语武昌县南部的湖泗话为例。平阳话根据陈承融 1979《平阳方言记略》(《方言》1979.47—74)。湖泗话根据张忠松《武昌县志》卷第三十一方言。本卷无出版年月，油印本 1—244 面，封面印“武昌县志|卷三十一方言|武昌县志编纂委员会|一九八〇年”；铅印本 585—640 面，是个抽印本，正文开头四行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卷三十一方言|张忠松”。铅印本便于阅读，不过有些音标和调值符号不大清楚，引用时据铅印本，音标和调值符号不清楚时据油印本。

2.1. 平阳话梗摄字

吴语为什么举平阳话为例呢？吴语区各片方言南北之辨也是渐变的，瓯江片包括乐清(清江渡以南；以北是台州片的太平话=温岭话)、平阳、文成、瑞安、永嘉、温州、青田，是最南的一片。平阳“打”字读口音韵[təŋ]阴上，与其他吴语读鼻音韵[tã]或[təŋ]阴上不同，与吴语以外多数方言(包括北京话[təŋ]上声)相同。不过这种异同是专就音值立论的。就音类而言，平阳“冷”字也读[təŋ]阴上。平阳不单是“打”字读[a]韵，平阳是梗摄二等读[a]韵。北京“打”字读[a]韵是个别的，北京梗摄二等一般读[əŋ]韵，例如“冷”字读[leŋ]上声。假如把“打”字与“冷”字同韵母作为吴语的特征，我想适用的范围一定相当广。带便说说，假如把[m n ŋ l]等逢阴调紧喉，逢阳调带浊流作为吴语的特征，适用的范围也相

当广。这种语音标准可能有人觉得不好掌握。考虑到传统的音韵学家也承认这两类的分别,如《鄞县通志·文献志第八册·庚编上·方言(一)》(解放前编成,解放后出版)2655—2660分别浊音与“反浊音”,后者相当于紧喉。这种语音分别是可以掌握的。详见拙著1966《温岭方言语音分析》。此文元载《中国语文》1966.1—9=1985《语文论衡》45—54。

打岔打过了,现在列表对比平阳话梗摄二等与三四等的韵母。

如下表所示,平阳梗摄二等古平上去入四声,今韵母相同。[p]声母至[z]声母,二等[a]韵母与三四等[əŋ]韵母对比。[k]声母至[k]声母,二等[a]韵母与三四等[tə]声母至[θ]声母两个韵母对比,舒声[iəŋ]韵母,入声[ia]韵母。平阳话有八个单字调,表上用①至⑧表示调类。入声不带喉塞音[?]尾,也不短促,跟平上去只有调值不同。

- | | | | |
|-----------|------------|------------|-------------|
| ①阴平 [˧]44 | ③阴上 [˧˥]54 | ⑤阴去 [˧˨]32 | ⑦阴入 [˧˩]24 |
| ②阳平 [˨]21 | ④阳上 [˨˧]35 | ⑥阳去 [˨˨]22 | ⑧阳入 [˨˩]213 |

平阳话梗摄二等与三四等韵母的对比表

[a]韵	[əŋ]韵	[ia]韵
p ⑦百伯柏迫	①兵③饼丙秉⑤并	
p' ①烹⑦拍魄	③聘	
b ②彭膨棚④碰逢,元作碰白读⑧白	②瓶屏平坪评萍④並⑥病	
m ②盲③猛孟⑧陌脉麦	②名铭鸣明盟⑥命	
v ②衡橫⑧获劃		
t ③打	①丁钉铁钉③顶鼎⑤订钉钉住	
t'	①听厅③艇挺⑤听打听	
d	②廷庭亭停⑥定	
l ③冷	②铃零灵③领岭⑥令	
ts ①争筝睁⑦摘责	①贞贞正正月征晶旌睛精③整井⑤正政	
ts' ①攢⑦策册拆	①青清③请	
dz ⑧宅择泽	②呈程⑥郑	
s ①生甥牲③省	①星腥声③省反~醒⑤姓性圣	
z	②成城诚情晴④静⑥净盛	
	[iaŋ]韵	
k ①庚更更改羹耕③哽耿⑤更⑦格隔革	tə ①京荆惊经③景警颈⑥竟境镜敬	⑦击激
k' ①坑⑦客	tə' ①轻⑤庆	
g	dz ⑥竞劲	⑧剧
ŋ ⑥硬⑧领	n ②宁迎	⑧逆
? ①鹗櫻	? ①婴缨鹗櫻	⑦益
h ②行行为④幸⑥杏	θ ②盈瀛形刑型	

上表平阳“鸚櫞”各有两音。参看拙著 1996.2 温岭“鸚櫞”各有两音，鸚[?ā-]哥鸚鵡，鸚[?in-]鵡；金櫻[?ā-]石榴，櫻[?in-]桃。

平阳话声韵拼合情况要略加说明。

(甲)[a]韵母只拼[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k k' g ɳ h ? ɦ]等二十三个声母。

(乙)[eŋ]韵母只拼[p p' b m t t' d n l ts ts' dz s z]等十四个声母。

(丙)[iaŋ ia]两韵母只拼[tc tc' dʐ n ɛ ? ɸ]等七个声母。

[eŋ]韵母与[iaŋ ia]两韵母在跟声母的拼合关系上互补。[eŋ]韵母又不拼介音。可以设想[eŋ]韵母可能在前一个阶段是[* iaŋ]韵母。参看拙著 1996.3 广州的[eŋ/ɛk]分别相当于中山的[iarŋ/iakŋ]，广州[eŋ/ɛk]的前身大概就是[* iaŋ/* iakŋ]。例字见 1996.9 表四。平阳话[aŋ]韵母来自古深臻曾三摄，没有来自梗摄的。刚才说的声韵拼合情况不限于梗摄字，上页对比表限于梗摄字。平阳话梗摄二等今韵母与三四等今韵母的关系如下：

(子)平阳话梗摄二等[a]韵母对三四等[eŋ]韵母，今元音与韵尾都不同。

(丑)平阳话今[aŋ iaŋ]两韵母洪细相配，但[aŋ]韵母来自深臻曾三摄，[iaŋ]韵母来自梗摄。

(寅)平阳话今[a iaŋ]两韵母都来自梗摄，今元音洪细相配，不是韵母洪细相配。

(卯)平阳话今[a ia]两韵母才是古音同摄，今韵母洪细相配。

2.2. 湖泗话梗摄字

赣语为什么举湖泗话为例呢？拙著 1996.4—5 说：“温岭梗摄不分文白读，二等反映古代元音，三四等就跟曾摄合流了。赣客粤分文白读，白读反映二三四等的元音，文读就跟曾摄不分了。”吴语瓯江片的平阳话，梗摄二等反映古元音，三四等见系字也反映古元音。赣客粤（粤语如中山）梗摄二等与三四等今韵母洪细相配。湖泗话梗摄白读[ã īã ūã yã]，是今韵母洪细相配的最好例子，南昌话只有开齐合三呼。湖泗话“打”字有三个音：[ta- tɕiã- tɕiā-]。湖泗“打”[ta-]上声读口元音与全国多数方言相同，与瓯江片以外的吴语带鼻音不同。湖泗“打”读[ta-]与“冷”[lã-]不同韵，平阳“打”[ta-]与“冷”同韵，上文已提。湖泗“打”又读[tɕiã-]阴平与[tɕiā-]阴去，反映古音“打，都挺切”，这是个新的语料。随着我国方言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两方面的进展，一定会有更多的新语料发表。

张书 589 韵母说明云：

湖泗地处湘方言、赣方言和[武昌县北部]纸坊话（属北方方言范畴）相互影响的交叉点，韵母中存在着语音杂萃……现象。如影字有[iəŋ- iã- yã-]三个音，都是上声。……[ã īã ūã yã]，都是纯粹土语白读音。

湖泗话是受其他方言影响较大的赣语方言，梗摄白读[ã īã ūã yã]四呼配合整齐，但是梗摄字到底不多。现在列出这四韵的字。每韵先分声母，后分调类。来历待考的字一律不收。湖泗话边音[l]略带鼻音。[l]只拼开口呼，[n]只拼齐齿呼。湖泗话六个单字调，用圆圈码表示调类。入声短促，带喉塞音[?]尾。

①阴平 [˧]44 ③上声 [˨˩]42 ⑤阴去 [˧˧]23 ⑦入声 [˥]5
 ②阳平 [˨]11 ⑥阳去 [˧˧]33
 [a]韵——[p]⑤进 [p']①膨⑥甏 [l]③冷~冻 [ts]①争~吵③整平~ [ts']①碰撞
 ⑤穿椅子~ [s]①甥生~根声③省轻~轻松⑤生~蛋 [k']①坑 [ŋ]⑥硬
 [ia]韵——[p']②平~整⑥病 [m]②明~日名~字⑥命拼~ [tɕ]①睛睛钉打惊精~灵③井
 颈⑤经~线打 [tɕ']①轻~省清青②睛擎③请⑤听~三不~四⑥静寂~ [n]①铃②灵精
 ~零~头③岭领衣~ [ɕ]①星③醒⑤腥性定~ [θ]②羸③影
 [ua]韵——[k]③梗植物的茎,元作训读字 [θ]②横
 [ya]韵——[θ]②萦~线,元作训读字,南昌萦字今齐齿呼③影

如上文所说,假如说“打德冷反”是吴音,倒与今吴语[tə̃ təŋ]上声符合。慧琳说“打都挺反”是吴音,与今吴语不符,倒与今赣语湖泗话符合。

湖泗话“打”字三个音,用法举例如下。张书打字屡见,591,602,608,617,623,626,628,631,633,634等十面都有。但是不全记音,举例只能限于有音的。

- 打[tə̃]:打架|打屁股|打扮|打霜下凌|打流到处打零工谋生|玩玩打打|打牛贩马|驮旗打伞|“短打”本地话是[tə̃ təŋ],学吴语时声韵母改作[tə̃ təŋ]。
- 打[tɕiā-]投掷:丢石头打人。
- 打[tɕiā-]槌击:打桩;打桩的打与打架的打音异。

湖泗话“打德冷反”今读[tə̃],见上文。

“打都挺反”与湖泗话今音对比,声母古端母在今[i]介音前变[tɕ],梗四等今读[iə̃]韵,都符合常例。古上声怎么分化成阴平、阴去两类,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有一点要交代的,《说文》打字从木(但是慧琳音义云《说文》从手),训“撞也”。《说文新附》打字从手,训“擊也”。现在打字从手。根据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国诠书《善见律》(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影印),打字三见,“若女人或打搥比丘”从手,“杠坏、打坏”一次从木,一次从手。可见当时从木从手两可。书影见下文7。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67—68引《仓颉篇》云,椎,打物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商务印印《畿辅丛书》本卷三上318引玄应书无物字。陶方琦辑《仓颉篇》补本二12引慧琳《一切经音义》三十五,撲,轻打也。“打”字均从手。王书同处云,《说文》杠,撞也。杠与打亦声近义同。国诠书《善见律》卷末题阎立本总监,非一般写经从木从手有时随便可比。因此可据以判断当时字形两可。不必说杠与打亦声近义同。

二 腾沙馅的腾字

“澄清”的“澄”dèng,《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以为来自《集韵》澄韵唐亘切:“澄,清浊分也。”《现代汉语词典》澄 dèng 字下收“澄清、澄浆泥、澄沙”三条,附“豆沙”一条供比较。

[澄清]使杂质沉淀,液体变清:这水太浑,澄清之后才能用。

[澄浆泥]过滤后除去了杂质的极细腻的泥,特指制细陶瓷等用的泥。

[澄沙]过滤后较细腻的豆沙。

[豆沙]红小豆、红豇豆或云豆煮烂成泥或干磨成粉，加糖制成，用做点心的馅儿。

宋代王明清《挥麈后录》有“腾沙粥、腾沙馅”，《西游记》有“邓沙馅”，《金瓶梅词话》有“邓浆盆、邓浆砖”。

绍圣间(公元一〇九四年——一〇九八年)……[曾]文肃忽苦腹疾，[章]子厚来视病。坐间，文肃忽思腾沙粥。时外祖空青先生曾公衰文肃第三子在侍侧，咄嗟而办。文肃食之甚美，子厚犹未去也，询其速致之术。空青云，通令于市上货腾沙馅擔内买来，取其穰入粥故耳。(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 641 引《挥麈后录》；丛书集成 2771 影印津逮秘书本《挥麈后录》卷七 534“绍圣间”误作“绍兴中”，年代不合；“衰”作“卷”。擔两本都误从木旁，今改。)

“货腾沙馅擔内”，货，卖也。腾沙馅指带这种馅的点心。擔，名词去声，指卖点心的擔子。穰同瓜瓢儿的瓢，指点心皮儿包着的馅儿。所以下句说“取其穰入粥”，就做好腾沙粥了。

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中州书画社影印本《西游记》五十五回 2—3)

[应]伯爵道：这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趾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影印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六十一回 13)

“邓腾”两字《广韵》徒亘切，与“澄”字《集韵》唐亘切同音，现在一起讨论。

先说“澄”字。《现代汉语词典》“澄”字注“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澄清”；澄清条注“使杂质沉淀，液体变清”，与《集韵》注“清浊分也”符合。

其次说“腾”字，这个要从澄沙的做法说起。最近同事周磊告知，乌鲁木齐豆馅儿不讲究连皮。大豆(蚕豆)煮熟捣烂，用大布过滤。大布出于丝绸产地和田，手工织，较粗疏，垫笼替，厨房抹布也用大布。又有一位北京人告知，北京的豆包布，得名之由大概就是过滤豆馅儿，功用相当于新疆的大布。做丝棉袄衬面子，做替布，都可以用。安定门商场有卖的。“腾”字《广韵》训“囊属”，就是一种口袋。用适当材料做的口袋，或是用布裹起来，都可以去粗取细，过滤豆馅。“豆包儿、豆沙包子”温岭话说“豇豆馅个馒头”。“澄沙”温岭话说“细沙”，如“细沙蛋糕”。“腾沙”得名之由大概就用腾过滤豆沙。

现在说“澄浆泥、邓浆盆、邓浆砖”。先节录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七卷》若干段。宋书序题崇祯丁丑，即十年，公元一六三七年。《金瓶梅词话》成书年代，据吴晗所考，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即一五六八年至一六〇六年之间。两书相距年代不远。以下按影印初刻本节录宋书元文，不用删节号。方括弧中字是引者注，或用来连缀上下文。竖线用来分段落。

造砖[之法]，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脱坯烧成]。若皇居所用细料方砖，则由苏州造解。[造法无说明。] | 凡诸陶器精者，中外皆过锈。[宋书锈字音右，相当于今釉字。《集韵》“釉，物有光也”，余救切。“锈，铁上衣也”，息救切。]

人施器仗與衆僧不得賣唯得打壞隨眾用
若比丘往戰鬪處見此是糞掃器仗先打壞
樂不動突吉羅若女人或打拍比丘比丘以

今用法同《集韵》。]凡锈质料，江浙闽广用蕨蓝草。陶家取来燃灰，布袋灌水澄滤，去其粗者，取其绝细。每灰二碗，参以红土泥水一碗，搅令极细，蘸涂坯上，烧出自呈光色。[江西饶郡浮梁景德镇，从古及今，为烧[瓷]器地，然不产白土。土出徽郡婺源祁门两山，一出粳米土，一出糯米土。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春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然后[过锈烧成]。

宋书说普通砖造法，没有过罗过滤的工序。细料方砖由苏州造解，与应伯爵所说相同，但具体造法无明文。应伯爵说，造邓浆盆、邓浆砖都有“用绢罗打”，去粗取细的工序。宋书说陶器锈料，草灰要用“布袋灌水澄滤”，要点在滤字，明说去粗取细。宋书说白瓷土春一日，“入缸水澄”分成粗料中料细料三等。这是用分清浊的办法分粗细。

总起来说，“腾沙”用袋或布过滤，用“腾”字妥当。陶瓷造法用“澄”字，意思就从“清浊分也”扩充到“粗细分也”。“邓”字《广韵》训国名，地名，又姓；用于“邓沙馅、邓浆盆”等是同音假借。“腾”字不常用。“澄”是多音字，《集韵》唐亘切一音上文已引；《广韵》又有“水清定，直庚切”与“清也，直陵切”两音，折合成今音都是 chéng。这可能是用假借字的原因。

据《中国语文》1996.3.161—166 改订

丙子除夕 李 荣校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刘 坚 曹广顺 吴福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引论

词汇的语法化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汉语词汇很早就有虚实之分, 所谓实词是指那些具有实实在在的词汇意义的词, 虚词则是指那些没有词汇意义而仅有语法意义并在语句中起一定的语法作用的词。考察汉语的发展历史, 虚词一般是由实词转变来的。通常是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 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 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 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 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

近年来, 西方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理论的研究颇为重视, 成果不断问世。对于汉语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来说, 语法化现象的理论探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狭义)的语言, 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虚词和词序, 词汇语法化的演变促使汉语产生许多新的虚词, 不断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 并使之更加严密。

词汇语法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所涉及的因素较多, 本文仅就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因素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句法位置的改变

就多数情况而言, 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汉语的虚词多数是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动词通常的句法位置是在“主—谓—宾”格式中充当谓语。在这种组合形式中, 充当谓语的动词, 一般只有一个, 它是句子结构的核心成分, 它所表达的动作或状态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组合格式, 不是一个句子中唯一的动词, 并且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时(如在连动式中充当次要动词), 这个动词的动词性就会减弱。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 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 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 再发展下去, 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 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 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会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所以, 在词汇的语

法化过程中,句法位置的改变、结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动态助词为例。近代汉语动态助词“将”、“着”、“取”、“得”等均由动词演变而来。它们从动词向动态助词演变的过程是从进入连动式开始的。

将

魏晋南北朝时期,“携带”义的动词“将”出现于连动式,基本格式是“动词 + 将 + 趋向补语”:

- (1) 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还冤志》)
- (2) 若生女,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人不忍闻也。(《颜氏家训·治家》)
- (3) 见一老嫗,挟将飞见北斗君。(《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连动式的“动词 + 将”间关系较松散,常可插入宾语或连词:

- (4) 有二人录其将去,至一大门,有一沙门据胡床坐。(《古小说钩沉·冥祥记》)
- (5) 忽有白蛇,长三尺,腾入舟中……萦而将还,置诸房内。(《王子年拾遗记》)

连动式的“动词 + 将”表示一种“携带”性的运动,动作是由主体携带对象进行的。而“携带”这一动作,又是以完成前一动作作为条件,才得以进行,表“携带”的“将”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前面的动词。“将”字之前的动词,魏晋时主要是与“将”字近义的(如“持”),或隐含有“携带”义的(如“曳”,即使没有“将”,“曳去”也是“携之而去”的意思)。“将”对前面动词的依附和与前面动词词义的重合,减弱了它的动词性。

动词性的减弱,在唐代引起“将”在句中结合关系的改变:

- (6) 凭人寄将去,三月无报书。(元稹《酬乐天书怀见寄》)
- (7) 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蒋贻恭《咏金刚》)

同是“动词 + 将 + 趋向补语”结构,但其中动作已非主体与对象共同进行,“将”前动词已不限于带有“携带”义的了。

“携带”义减弱的“将”字,开始主要用于表示动作完成后的情况、动作的结果,并出现了新的结构“动词 + 将 + 宾语”:

- (8) 收将白雪丽,夺尽碧云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再进一步,又从表示动作的结果发展成表示动作的完成:

- (9) 输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亭驿后梅。(白居易《花楼望雪命宴赋诗》)

当动作的完成状态是进行另一动作的伴随状态或方式时,“将”又有了表示动作持续的用法及相应的结构“动词₁ + 将 + 动词₂”:

- (10) 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

发展到例(9)、(10),“将”字已是动态助词的用法了。

“将”字变化的起点是动词“将”进入连动式,处于第二动词位置的“将”字在语境(语义、前面动词词义等)影响下动词性减弱,引起结合关系变化(对动词选择性减弱),再进一步到“携带”义逐渐消失,在句中主要表示动作的状态、结果,最终发展成只表示完成、持续等语法意义的助词。^①